

# 從漢語詞族看上古聲母的擬音問題

丘彥遂\*

(收稿日期: 99 年 3 月 15 日; 接受刊登日期: 99 年 10 月 25 日)

## 提 要

古音研究是一個求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方法的嚴謹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近年來，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惜在同源詞的選取方面，卻沒有一定的標準。本文認為，漢藏語的比較固然帶來相當大的突破，然而作為古音研究的基本語料：諧聲字和同族詞，除了必須給予應有的重視外，還必須在方法上，讓這兩項材料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因此，本文採用「詞族」觀察上古漢語的聲母，再以「諧聲系列」作為佐證，對上古聲母的擬音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關鍵詞：**詞族、擬音、上古漢語、同族詞、諧聲系列

---

\* 丘彥遂，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學術專長為聲韻學。著有《論上古漢語的詞綴形態及其語法功能》(博論)、《喻四的上古來源、聲值及其演變》(碩論)、〈漢藏語和其他語言中邊音的塞音化〉(譯稿)、〈郭店楚簡中的喻四及其上古的通轉〉、〈論高本漢的複聲母 B 式〉、〈論上古音中的零聲母〉等等。

## 一、前言

胡適先生有一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用在學術研究上，再適合不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從事古音研究的國外學者提出了不少的假設，例如漢藏同源、上古音有複聲母、漢語的聲調來自輔音韻尾的影響，等等。這些假設都很大膽，但證據卻稍嫌薄弱，直到廿一世紀的現在，仍有不少從事古音研究的學者採取保留的態度。

假設容許大膽，求證更要小心。古音研究是一個求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方法的嚴謹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早期的研究往往比較粗疏，學者主要提出假設，然後提供一些零星的語料作為證據，由於時代的局限，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隨著學術的發展，雖然研究的語料仍然是諧聲字、同族詞<sup>1</sup>等等，在研究方法的講究上，後學一定要超越前賢，一定要做得比前輩更嚴謹才行，否則又怎能讓學術繼續往前推進？

上古漢語的研究，近年來借助於漢藏語的比較，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過，在漢藏同源詞的選取方面，各家有各家的標準，始終無法達成共識，似乎只要音義皆近，符合語音上的對應，即可視為同源詞，於是給人一種漫無準繩的感覺。本文認為，漢藏同源詞的比較固然帶來相當大的突破，然而作為古音研究的基本語料：諧聲字和同族詞，除了必須給予應有的重視外，還必須在方法上，讓這兩項材料充分發揮它們的

---

<sup>1</sup> 同族詞 (family word) 是一個比較新的術語，近年來才從同源詞 (cognate) 中分離出來承擔特定的意義：存在於一種語言內部而非若干語言之間的詞，彼此之間具有孳乳衍化關係。有些學者認為區分同源詞和同族詞是沒有意義的，例如孟蓬生 (2001:13)。其實不妨暫以廣狹義的角度來看待兩者的關係：狹義的同源詞指一種語言內部具有共同來源的詞，彼此具有發生學的關係，即所謂同族詞；廣義的同源詞不僅可以指本族語言，同時也可以指同一語系內不同語族的語言，彼此有著音義的對應關係，在上層語系具有相同的詞源。正因如此，漢藏同源詞不作漢藏同族詞；但漢語同族詞可作漢語同源詞。由於本文強調的是漢語內部詞族的建立，因此偏向於使用同族詞這一術語，以區別廣義的同源詞。

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以「詞族」觀察上古漢語的聲母，再以「諧聲系列」作為佐證，提出一些淺薄的看法，就教於方家。

## 二、同族詞的擇詞問題

如何判定上古漢語的同族詞？彼此之間必須具備什麼條件？北大的王力先生曾在這方面有過深入的研究。王力在《同源字典》（1982:3）中為同族詞（王力稱之為同源字）下界定說：

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

王力所下的界定至今仍常為後學所引述。然而，要如何才算音近？是否聲母滿足「旁紐、同位」等關係，韻母具備「旁轉、對轉」等條件即可？

當然，無可否認的，以上是構成同族詞所必備的條件；換言之，同族詞必需具備雙聲、疊韻的關係，否則就不可能是同族詞。問題是，具有雙聲、疊韻的關係是否就一定是同族詞？它們就來自於同一個根源？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字詞的音義關係有時候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換言之，非同源詞之間也可能音義皆近，所以音義皆近的詞不一定是同族詞。例如王力（1982:130-131）把「kia 舉：kiat 揭」列為同源字，並列舉《說文》：「揭，高舉也」、《廣雅·釋詁一》：「揭，舉也」、《管子·君臣上》注：「揭，舉也」、《淮南子·齊俗》注：「揭，舉也」、《文選·賈誼〈過秦論〉》注引埤蒼：「揭，高舉也」等語料加以證明。乍看之下，「舉：揭」同源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張博（2003:98-99）指出，《同源字典》根據「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原則，把「舉：揭」列為同族詞是不正確的，因為從詞族的角度觀察，「舉」的本義為兩手持物使高，而「揭」的本義為持物使高，它們各有不同的來源：（本文稍作整理，以立體的方式呈現）

舉，對舉也。（《說文》）

與，黨與也。（《說文》）

共舉而與之也。（段注）

舁，共舉也。（《說文》）

而「曷」聲字則只含高義，不含雙手義：

揭，高舉也（《說文》）

耜，禾舉出苗也（《說文》）

碣，特立之石。（《說文》）

竭，負舉也。（《說文》）

嶧，山特立也。（《說文》）

楬，楬槩也。（依段注《說文》）（「楬」為高出地面以作標志用的木樁）

張博的看法相當正確。《戰國策·齊策·馮諼客孟嘗君》對馮諼有過這樣的描述：馮諼當上孟嘗君的車客後，他就「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其中「揭其劍」即高高地舉起他的佩劍，亦即「持劍使高」的意思，而非「兩手持劍使高」。張博的看法不但正確，而且還道出了目前同族詞研究的一個缺陷：同族詞的認定不能單靠音義皆近這一條件，也不能只看兩兩一組的同族詞。

漢語同族詞的問題尚且如此，漢藏同源詞的問題就更嚴重了。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一直以來「擇詞」問題都嚴重干擾著研究的進展，這是因為各家的學說都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同源詞進行比較和擬音，但是只要稍加觀察，就會發現各家所選取的對象並不劃一，例如「羊」字，各家的擬音和藏文對應詞如下：（以各家最新的說法為準）

年份及出處	代表人物	上古音	藏文對應詞
1962:76,92	Pulleyblank	*(g) ḏaŋ > jaŋ	lug 綿羊
1976:245	Schussler	*lang	lug 綿羊
1999:214	Sagart	* <sup>b</sup> laŋ > jaŋ	yang-ra 公羊
2000:191,247	潘悟雲	*jäŋ	g-jang-mo 綿羊
2001:195	龔煌城	*glaŋ > *laŋ > jaŋ	glang 牛、象
2003:79	鄭張尙芳	*laŋ	ra 羊
2006:117	金理新	*jaŋ < **gjaŋ	g-jang 綿羊

各家對羊字的擬音及藏文對應詞

簡單的一個常用詞，就已經讓各家出現紛歧，除了根據自己的系統擬音外，最重要的還是根據什麼標準去選擇藏語的對應詞？

作為鑑別上古漢語同源詞的標準，王力所下的原則：「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或許還適用，但對於漢藏同源詞而言，往往讓我們有一種使不上力的感覺，例如金理新(2002:51-52)所舉的來母與藏語閃音的語音對應情況：

- 閭，《山海經·北山經》注：「即羶也。」藏語 ra 「山羊」
- 閭，《荀子·性惡》：「黑色也。」藏語 ra-ri 「黑斑、黑子」
- 閭，《說文》：「裡門也。」藏語 ra-ba 「城牆、圍牆、場地、固定場所」
- 紹，《廣雅》：「緝也。」藏語 ras 「布、綿織品」
- 略，《淮南子·兵略》注：「獲得也。」藏語 rag-pa 「獲得、得到」
- 略，《廣雅》：「要也。」藏語 rags-po 「粗大、草率、簡略」
- 良，《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藏語 raj 「十分、很」
- ……（下略）

同一個漢字不但可以對多個藏語詞，而且語義之間也有相當的差距，倘若用「音義皆近，音近義同，義近音同」的標準去審視，恐怕有很多漢

藏同源詞根本不能認為同源。然而縱觀學界的研究，所採取的似乎都是「降低門檻，放寬標準」的做法，筆者認為，這已經不符合「音義皆近」的原則了，與其稱之為「音義皆近，音近義同」，倒不如稱之為「音義稍遠，義隔而通」比較合理。

由此可見，從事上古漢語的重構，最要緊的是必須選取可靠的同族詞。必須注意的是，所謂「可靠」，並非指只選擇一對音義皆近的關係詞，而是指建立起具有音義關係的詞族。同族詞是詞族裡的成員，在語音方面，他們具有相同的詞根；在語義方面，他們具有相同的核心義。其中詞根相同，指的是詞根的語音形式相同，也就是除了詞綴（包括前綴、中綴、後綴）外，只容許同部位的清濁音和送氣音，特別是輔音之間的清濁，因為它往往代表了聲母之間的形態交替。

### 三、詞族的建立與觀察

#### (一)建立詞族的意義

早在 1946 年，周祖謨就初步整理出一批以四聲別義的同族詞。周祖謨（1946:93-113）將這些同族詞分為兩大類：一是因詞性不同而變調者；二是因意義不同而變調者。到了 1962 年，周法高進一步擴大這方面的研究。周法高（1962:50-96）將四聲別義的同族詞分為八大類，每一大類下又可細分為「某聲母與某聲母之別」和「清聲母和濁聲母之別」兩小類。周祖謨、周法高二位先生的成果是成功的，因為他們讓我們看到漢語四聲別義和輔音清濁交替的形態變化，使得古音的研究得以繼續往更嚴密、更有深度的層次發展。例如梅祖麟（1980）就繼承這一說法，並進一步探討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梅文文末所附錄的字表就整理自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1962:50-87）。

然而「四聲別義」和「輔音清濁交替」這兩項形態變化是否為上古漢語的原始形式？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從中古漢語的情況來看，大量的四聲別義說明漢語已由詞綴的形態變化轉變為以聲調區別意義，四聲別義明顯比輔音清濁交替更為普遍和重要。周祖謨（1946:91）認為「以四聲別義遠自漢始，確乎信而有徵。清人所稱此乃六朝經師之所為，殆未深考。」周法高（1962:43）也有相同的意見，他指出：「某字的讀音最先見於記載的時期和牠存在於語言中的時期並不見得一致。」「那些討論一字兩讀起於葛洪徐邈、抑或起於後漢的人，只能證明其最早出現於記載的時期，而不能斷定其在語言中使用的時期。」因此，周法高（1962:43-44）重申他在1953年〈語音區別詞類說〉（原載《史語所集刊》24本，1953年，頁197-203）一文中的主張說：

根據記載上和現代語中所保留的用語音上的差異（特別是聲調）來區別詞類或相近意義的現象，我們可以推知這種區別可能是自上古遺留下來的；不過好些讀音上的區別（尤其是漢以後書本上的讀音）卻是後來依據相似的規律而創造的。

周法高認為四聲別義是「上古遺留下來的」，可是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語言中的聲調（指有辨義作用的聲調）往往是後起的，而且有著獨立的發展。例如徐通鏘《語言論》（1997:236）就這麼說：

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不同語言的聲調不是同一原始母語分化的結果，而都是獨立地形成的。它是語言演變中一種後起的現象，語言間的相互影響可以加速或延緩一種語言的聲調的產生過程，但不能代替一種語言的聲調的發生和發展。

既然聲調是後起的，那麼在四聲別義產生之前，上古漢語或原始漢語又是以什麼方式表達不同的語法形態呢？從古今藏語（七至九世紀的古藏語和現代藏語拉薩話）的比較可以得知，藏語拉薩話的四個聲調是後起

的，唐代的古藏語並沒有聲調（至少從藏文和相關文獻等都看不出有聲調的痕跡），詞義的區分往往靠的是詞綴，詞綴的有無能讓詞根的意義產生變化，不同的詞綴也能引發不同的語法意義；既然漢語的四聲別義活躍在中古，那麼很明顯的，在上古漢語或原始漢語以前，區別詞義和語法意義的不是四聲，而是詞綴。

除了聲調以外，複聲母的情況也一樣。1981年，竺家寧先生在《古漢語複聲母研究》中，將上古漢語的複聲母歸納為五類：一、帶舌尖邊音-l-；二、帶閃音-r-的複聲母；三、帶舌尖清擦音s-的複聲母；四、帶喉塞音ʔ-的複聲母；五、帶舌尖塞音t-的複聲母。其中-l-、-r-在早期的時候可能是詞嵌（即中綴），而s-、ʔ-、t-則是詞頭（即前綴），它們都具有不同的語法功能，是五種形態不同的構詞詞綴。竺先生（1981:680-681）認為這五類複聲母可能淵源於遠古的詞頭，只不過在上古音中，它們的詞頭功能已消失，只留下痕迹於複聲母中，換句話說，早期的詞頭已由構詞（morphology）的層次轉為語音的（phonetic）層次。因此這五類複聲母只具語音形式，而不再具有任何的詞頭功能或語法形態。

總之，上古漢語在早期曾經存在過以詞綴為構詞手段的形態變化，詞綴的有無或不同詞綴之間的交替可以產生不同的語法功能，進而孳生不同詞性、不同語法意義的新詞。只不過由於漢語一直以來都是以形意文字的形式呈現，而非表音文字的形式流傳，因此上古漢語的形態變化也就一直不為學者所知。

下面一節，本文將從可靠的同族詞出發，觀察它們的原始形式，藉由詞族的建立，構擬出它們的音值，進而達到離析詞綴的目的。

## (二) 詞族例證

方法的嚴密能提高結果的可信度。本節選取了九組比較可靠的同族詞加以討論，希望透過詞族的觀察，構擬出這些聲母的古音形式。為了

討論的方便，古音系統暫用鄭張尚芳先生的六元音系統（以《上古音系·古音字表》為準，若有更動，將隨文說明），但長短元音不從，長短元音恐怕是後起的語音現象，因無關本文的論點，故不擬談論。文中有些後起字會妨礙古音復原的工作，這些後起字一律加上「□」號。（本節的反切直接取自段注《說文》）

## 1. 酉：酒：酋

酉，子酉切，精紐幽部。《說文·酉部》：「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從字形上看，酉爲貯酒器，引申爲（酒）釀製而成，所以說「就也」。或謂酉即酒。酒，子酉切，精紐幽部。《說文·水部》：「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酉，酉亦聲。」不過《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田律》：「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鹽酉」、《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縣鍾而長飲酉」，字皆作「酉」。可見酉即酒，酉、酒是一對古今字。必須注意的是，酉字早在殷商時代就已被借爲地支了，例如《甲骨文合集》10085版：「計酉卜」，因此在構擬古音的時候，也應該把音變的過程考慮進去。

酋，自秋切，從紐幽部。《說文·酋部》：「酋，繹酒也。」段注：「繹之言昔也。昔，久也。然則繹酒謂日久之酒。」《禮記·月令》：「乃命大酋。」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禮》則爲酒人。」《呂氏春秋·仲冬》：「乃命大酋。」注：「大酋，主酒官也。」酋是陳年的酒，因而掌管酒的官長被稱爲大酋。由此可知，這些字組成了以下的同源關係：

酉 \*ju? < \*gju? < \*\*glu? : 容器+酒（亦爲古文「酒」字）

酒 \*tsju? < \*s-tsju? < \*\*sklu? : 水+酒

酋 \*dzju? < \*s-dzju? < \*\*sglu? : 久釀+酒<sup>2</sup>

<sup>2</sup>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2000:306）指出：「很多音韻學家認爲 sT->Ts-是一種換位音變，但是扎壩語的stʂo<sup>55</sup> 星星告訴我們，它的實際過程是 sT->sTs->Ts-, s-

## 2. 洪：洚：降（附「絳：紅」）

洪，戶工切，匣紐東部。《說文·水部》：「洪，洚水也。從水，共聲。」段注：「〈堯典〉、〈咎繇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伸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洚，是曰轉注。」洚，戶工切，又下江切，皆匣紐東部。《說文·水部》：「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從水，夆聲。」段注：「《孟子·滕文公篇》：『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告子篇〉：『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孟子·滕文公下》：「洚水者，洪水也。」趙岐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洚字亦作降，《廣韻》古巷切，與降同音。《書·大禹謨》：「降水儻予。」洪、洚（降）都是指大洪水。

降，古巷切，見紐東部。《說文·阜部》：「降，下也。從阜，夆聲。」段注：「〈釋詁〉：『降，落也。』……《詩·召南》：『我心則降。』毛傳：『降，下也。』……以地言曰降，故從阜；以人言曰夆，故從夆。」《老子·三十二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由上可知：

洪 \*gonj：大+水

洚\*fgonj：大+水+不遵道

又：

洚\*fgronj<sup>3</sup>：大+水+不遵道+[往下]

降 \*kronj：高+地+往下（「高」亦有「大」意）

下面這一組同族詞可以證明「洪：洚：降」的核心義為「大」：

---

的擦音性質先使後頭的 T 變成塞擦音，以後 s- 失落。扎壩語的擦音是 s-，所以使 t 變成 ts。」因此酒、酉的音變過程分別是：酒 \*skl- > \*s-ts- > tsj-；酉 \*gl- > \*gj- > j-。舌根輔音是它們的基本聲母，s 是詞綴。

<sup>3</sup> 根據龔煌城（2001:189）的構擬，但將 N- 改作 fi-。詳細的討論見下文。

絳，古巷切，見紐東部。《說文·糸部》：「絳，大赤也。從糸，夆聲。」段注：「大赤者，今俗所謂大紅也。……赤亦絳也。」《墨子·公孟》：「昔昔，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紅，戶公切，匣紐東部。《說文·糸部》：「紅，帛赤白色也。從糸，工聲。」段注：「此今人所謂粉紅桃紅也。」《急就篇》：「緡紅纒」，顏注：「紅，色赤而白也。」《釋名·釋彩帛》：「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論語·鄉黨》：「紅紫不以爲褻服。」絳、紅共同組成以下詞族：

絳\*kronj：大+深紅+帛

紅 \*gonj：大+桃紅+帛

### 3.与：舁：與：舉

与，余呂切，以紐魚部。《說文·与部》：「与，賜予也。」舁，以諸切，以紐魚部。《說文·舁部》：「舁，共舉也。從臼、升。」與，余呂切，以紐魚部。《說文·舁部》：「與，黨與也。從舁、与。」段注：「黨當作攬，攬，朋群也。與當作与，与，賜與也。會意。舉而与之也。舁与皆亦聲。」舉，居許切，見紐魚部。《說文·手部》：「舉，對舉也。從手，舉聲。」段注：「對舉謂以兩手舉之，故其字從手與。」王力（1982:161）：「《說文》『与』『與』分爲二字，但賜予的『与』古書都寫作『與』。《廣韻》：『与，同與。』」這四個字所組成的詞族比較特別，它包含了給予義和舉起義，但与和舉不相涉，所以這個詞族又可再細分爲与詞族（与、與）和舉詞族（與、舁、舉）。以下是它們的詞族關係：

与\*gja：          給予

與\*gja：          舉起+給予

舁\*gja：          共同+舉起

舉\*kja：          雙手+舉起

#### 4. 益：溢：鎰

益，伊昔切，影紐錫部。《說文·皿部》：「益，饒也。從水、皿。水皿，益之意也。」段注：「食部曰：饒飽也。凡有餘曰饒。」益是溢的本字。溢，夷質切，以紐真部。《說文·水部》：「溢，器滿也。從水益聲。」段注：「《禮經》：『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按：謂二十兩溢者，謂滿於一斤十六兩之外也。後人因製鎰字。」《廣雅·釋詁一》：「溢，滿也。」

溢是益的累增字，而鎰則是溢的後起字。鎰，《說文》未見，但已見於先秦文獻，例如《國語·晉語二》：「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珎六雙。」就文字形式而言，「鎰」可能是後起的，但先秦文獻告訴我們，鎰的語音形式\**gjik* 在當時就已有了。因此，這一組同族詞的關係是：

益\**hikjik*： 水滿+超出

溢 \**gjik*： 水滿+超出

鎰 \**gjik*： 金錢數量+超出

#### 5. 容：頌

容，余封切，以紐東部。《說文·宀部》：「容，盛也。從宀，谷聲。宀，古文容從公。」頌，余封切，以紐東部；又似用切，邪紐東部。《說文》：「頌，貌也。從頁，公聲。頌，籀文。」段注：「古作頌貌，今作容貌，古今字之異也。容者，盛也，與頌義別。六詩一曰頌，《周禮》注云：『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詩譜》曰：『頌之言容。天子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此皆以容受釋頌，似頌爲容之假借字矣。而《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與鄭義無異而相成。鄭謂德能包容，故作頌。序謂頌以形容其

德，但以形容釋頌，而不作形頌，則知假容爲頌，其來已久。以頌字專系六詩，而頌之本義廢矣。《漢書》曰：『徐生善爲頌。』曰：『頌禮甚嚴。』其本義也。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此假頌爲寬容字也。……古祇余封一切。」就「儀容」一義，兩者相同，其後頌分化出「頌容」一義，且中古讀爲去聲，由此可知，他們具有如下的音義關係：

容 \*gjoŋ : 儀容  
 頌 \*gjoŋ : 儀容  
 \*sgjoŋ : 歌頌+儀容

## 6.翁：公

翁，烏紅切，影紐東部。《說文·羽部》：「翁，頸毛也。從羽，公聲。」段注：「按，俗言老翁者，假翁爲公也。」公，古紅切，見紐東部。《說文》：「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說文》對「公」字的解釋採取了公私義。《廣雅·釋親》：「翁，父也。」《漢書·項籍傳》：「吾翁即汝翁。」注：「翁，父也。」《方言》六：「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漢書·匈奴傳上》：「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耳。」〈田叔傳〉：「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睦弘傳〉：「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公，長老之號耳。」翁、公明顯是一對同族詞，像這種親密的同族詞，理應有相同的詞根：

翁 \*fkoŋ : 老者+尊稱+[親暱]  
 公 \*koŋ : 老者+尊稱

## 7.父：爸

父，扶兩切，奉紐魚部。《說文·又部》：「父，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段注：「經傳亦借父爲甫。」)爸，《說文》無此字，《廣韻》：「父也。捕可切。」《廣雅·釋親》：「爸，父也。」王念孫曰：「爸者，父聲之轉。」由於時空的轉移，父字的讀音已無法跟口語一致，因此後人才另造爸字指稱父，爸可說是父的後起注音字（在父字之下加注「巴」聲），它們的詞根原本相同或相近是可以理解的：

父\**fi*ba?：父親

爸<sup>4</sup>*ba*：父親<sup>4</sup>

## 8.三：參：驂：慘

三，穌甘切，心紐侵部。《說文·三部》：「三，數名。天地人之道也。於文，一耦二爲三，成數也。」參，所今切，心紐侵部，原作𠂔。《說文》：「𠂔，商星也。從晶，彡聲。參，或省。」《詩·唐風·綢繆》：「三星在戶。」傳：「三星，參也。」王力(1982:619)：「三星，指參宿一二三。」驂，倉含切，清紐侵部。《說文》：「驂，駕三馬也。從馬，參聲。」慘，穌含切，心紐侵部。《說文》：「慘，三歲牛。從牛，參聲。」這一組詞族比較簡單，核義素爲「三」，類義素則分別有「數目、宿星、駕馬、歲數」等：

三\**sum*<sup>5</sup>：數目+三

<sup>4</sup> 「爸」是後起字，不宜擬上古音，這裡取中古音形式<sup>4</sup>*ba*；王力、李方桂、鄭張尚芳的擬音均作此。

<sup>5</sup> 「三」的中古音擬作*sum*，各家基本相同。但「三」字在上古不屬談部而屬侵部，可見它是一個高元音字。鄭張尚芳(2003:453)把它擬為\**soom* < \*\**suum*，認為來自圓唇的後高元音，因為古藏語的同源詞作*gsum*。本文認為上古的*um*韻後來併

參\*sruum：宿星+三

驂\*ɦsum：駕馬+三

慘\*sum：牛歲+三

## 9.田：陳（陳）：陣

田，待年切，定紐真部。《說文·田部》：「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段注：「各本作陳，今正。陳者，列也。田與陳古皆音陳，故以疊韻爲訓，取其陳列之整齊謂之田。凡言田田者，即陳陳相因也，陳陳當作陳陳。陳敬仲之後爲田氏，田即陳字，假田爲陳也。」陳，直刃切，澄紐真部。《說文·支部》：「陳，列也。從支，陳聲。」段注：「《韓詩·信彼南山》：『惟禹陳之。』《爾雅》：『郊外謂之田。』李巡云：『田，陳也。』謂陳列種穀之處。陳者，陳之省。《素問》注云：『陳，古陳字也。』此本陳列字，後人假借陳爲之，陳行而陳廢矣。亦本軍陳字。爾下云：『讀若軍陳之陳』是也。後人別製無理之陣字，陣行而陳又廢矣。《廣韻》十七真曰：『陳者，陳之古文。』古文當作古字。」陳，直珍切，澄紐真部。《說文·阜部》：「陳，宛丘也。舜後媯滿之所封。從阜、從木，申聲。」段注：「毛傳譜曰：『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毛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即〈釋丘〉之『宛中曰宛丘』也。陳本大皞之墟，《正字俗》假爲陳列之陳，陳行而陳廢矣。」陣，《說文》無，先秦作陳，爲陳的後起字。所構成的詞族如下：

---

入 uŋ (例如風、中、宮等字)，歸冬部 (王力甚至認為詩經時代沒有冬部而把它併入侵部)；加上「三」屬高元音字，那麼它的擬音就應該改爲\*suum。這樣，「三」的歷史音變就可以推測爲：\*uum > [-ɣm > -ʌm] (過渡階段) > -am。而古藏語的情況則是：\*gsuum > gsum。

田 \*din : 陳列+田地 (稻穀+處所)

陳\*rdin : 陳列<sup>6</sup>

\*rdins : 陳列+軍陣

陳\*rdin : 陳列

陣\*rdins : 陳列+軍陣

## 四、諧聲系列的推演

### (一) 詞族與字族

所謂同族詞，指同一個詞族中兩個或以上彼此具有共同來源的詞。這種家族的同源關係決定了它們在音義方面有著嚴格的對應，因此同族詞的詞根形式是相同的。詞族和字族雖只一字之差，卻不是一回事。所謂字族，它由同族字所組成。同族字指兩個或以上的字，彼此在字形的構造上有著相同的構形的基礎，也就是「字根」；而由這些具有相同字根所組成的群體，就叫作字族。同一個字根可以構造出無數的同族字，它們有著相同的字符。這些同族字的語音形式往往是相同或相似的，但不必然相同，因為它們不一定是由同一詞根所衍生出來的。既然如此，就沒有理由把同族字的語音形式視為全然相同。

字族的諧聲關係只要音近即可，不必要求語音形式相同；但詞族卻不一樣，由於同族詞之間具有相同的詞根，彼此之間的語音形式就必須相同，否則所構擬出來的古音形式就有問題。

所謂語音形式相同，指兩個或以上的詞具有相同的詞根，這是同族詞必備的條件。複聲母可以是詞根聲母，可以作為字音的基本聲母（即基本輔音聲母，相當於藏文的基字），但它不能等同於詞頭。竺家寧（1981:680）曾說：

---

<sup>6</sup> 「陳、陳、陣」都是中古三等字。透過詞族的比較，可知「陳」等字的中古 j 介音是後起的，是高元音 i 受到前綴 r 的影響而產生的。

「詞頭」與「複聲母」的不同在於複聲母是一個詞位 (morpheme) 中的兩個或三個連續的聲母音位 (phonemes)，其中任何一個音位都不能取消，否則就是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字了。詞頭是一個字根 (root) 前面的附加成分 (affix)，這個附加成分是為了某一種特定的文法作用，或某一種特殊的意義而加上去的，把詞頭取掉，字根也還是個同類的字。

上古漢語可以有單輔音加詞頭的形式，也可以有複輔音加詞頭的形式。單輔音加詞頭表面看起跟二合複聲母一樣，其實是兩回事；複輔音加詞頭看起來像三合甚至四合複聲母，但它跟三合、四合複聲母仍不是一回事，這是必須清楚的概念。

早期的研究認為，複聲母可能來自於詞頭的凝固，其實複聲母也可以是原生的，它們不一定是詞頭的凝固，我們沒有理由排除上古漢語的基本聲母具有複輔音的形式。

潘悟雲 (1987、2000) 指出，諧聲反映上古漢語的形態現象，而不是語音現象。耿振生 (2004:93) 糾正這種說法說：

「諧聲原則」還是應該從語音關係上界定，不能從意義關係或語法關係界定。雖然有些諧聲系列裡邊也包含一些意義聯系或語法聯系 (主要是從構詞法上說，因為某些字是同源詞的關係)，但是不能把後二者看作諧聲字的基本規則。

耿振生一再強調「諧聲系列的語音關聯是原生性的，是根本性的關係，是建立諧聲原則的基礎」，但是如果我們區分清楚字族和詞族，字族只需語音形式相近，而詞族必須語音形式相同，那麼所構擬出來的古音，就會顯得更加合理了。

## (二)字族的諧聲系列

同族詞的語音形式是相同的，但並不意味諧聲系列也一樣，正如姚榮松先生（1991:413-414）所強調：

嚴格說來，從漢語本身的詞彙體系來探討某些詞是同源的，應該叫同源字，以別於比較語言學上的同源詞。

比較語言學上的同源詞可以越過文字的束縛，從語根的形式去探討同源的問題；但同源字可不行，它往往受到文字的約束，彼此的同源關係離不開文字的形體。這是由於漢語的詞義分化，從原始詞產生孳生詞的過程中，新詞往往受到字形的制約，而與舊詞的字形大體是相同相近的。在字族繁衍的過程中，會陸續出現新的語音，這些語音形式如果不是來自同一詞根的分化，它們就可以不必相同，而只需滿足音近的條件即可。下面的討論將以此為原則：（語料取自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並附上龔煌城先生的擬音）

### 1. 酉聲系

酉聲系的字比較複雜，共有精、清、從、昌、以、見六種聲母，這六種聲母分屬中古的齒、喉、牙音，乍看之下，有點雜亂無章，其實內在的規律還是相當清楚的。屬於這六種聲母的字有：（頁 534-535）

精組：𪚩即由切、𪚪子酉切、𪚫即就切

清組：𪚬七由切、𪚭千仲切

從組：𪚮（西轉注字）自秋切

昌組：𪚯尺沼切（讀若糗）、𪚰昌九切

以組：𪚱讀若糗、𪚲以周切、𪚳與久切、𪚴余救切

見組：𪚵居祐切

必須注意的是，𨮒是酉的轉注字，而檣則讀若糗。這兩點提供了我們構擬的線索。從上一節「酉：酒：𨮒」詞族的同源關係來看，酉聲系的詞根聲母應是舌根音 k-/g-，因受到詞頭的影響，才分化演變為齒音聲母。這樣，酉聲系就可以擬為：

	鄭張尙芳	龔煌城 <sup>7</sup>	本文
精：酒 <small>子酉切</small>	*?slu?/sl'u?	*tsjəgw	*tsju? < **sklu?
清：趨 <small>七由切</small>	*skhlu	*tshjəgw	*tshju < **skhlu
趨 <small>千仲切</small>	*skhlus	*tshjəgws	*tshjuŋs < **skhlus
從：𨮒 <small>自秋切（酉轉注字）</small>	*sglu	*dzjəgw	*dzju < **sglu
昌：檣 <small>尺沼切（讀若糗）</small>	*khju? <sup>8</sup> > khljw?	*tjəgw	*tju? < **klju?
以：猶檣 <small>以周切</small>	*lu	*ləgw	*gju < **glu
西 <small>與久切</small>	*lu?	*ləgw	*gju? < **glu?
猶 <small>余敦切</small>	*lus	*ləgws	*gjuŋs < **glus
見：猶 <small>居祐切</small>	*klus	*kjəgws	*kjuŋs < **klus

## 2. 共聲系

1997 年，潘悟雲在〈喉音考〉一文中提出了新說，認為李方桂早期非正式的說法「匣母二分」是可取的，<sup>9</sup>但二分之後，聲值不是 g、ɣ，而是 g、G。這一新說後來被鄭張尙芳接受。匣母二分的說法主要為了解決中古三等云（喻三）、群和一二四等匣的分配問題，但不管怎麼分配，上古的諧聲系列始終證明了它們密切的語音關係。共聲系剛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屬於共聲系的聲母共有四個，所包含的字如下：（頁 334-335）

<sup>7</sup> 龔先生的擬音參考自《漢藏語研究論文集》（2002）。其中大部分字例並沒有具體的擬音，只能逐一揣摩（不確定之處加上「(?)」），因此若有失當之處，一概由本文負責。

<sup>8</sup> 按：\*khju?疑作 khljw?。

<sup>9</sup> 李方桂非正式的「匣母二分」說，見於羅常培 1939 年〈《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頁 120-121）一文中的引述。

見組：港古項切、恭供龔珙共鬢九容切、拱拳螞珙拱軼居陳切、供居用切、輦居玉切

群組：舫軼螞巢容切、共巢用切

曉組：烘呼東切、烘呼賣切

匣組：巷術闕胡絳切、洪銜洪洪洪戶公切、哄哄港闕蘇胡賣切

根據匣母二分的說法，匣<sub>1</sub>-配見溪群，匣<sub>2</sub>-配影曉爲，可是共聲系既有配匣<sub>1</sub>-的見群，又有配匣<sub>2</sub>-的曉，那它到底是屬匣<sub>1</sub>-還是屬匣<sub>2</sub>-呢？本文接受龔煌城、金理新二位先生fi-詞頭的說法（詳見下文），認爲匣母來自fi<sub>g</sub>-，如此一來，這個聲系的問題就得以解決了：

	鄭張尙芳	龔煌城	本文
見：共供 <small>九容切</small>	*kloŋ	*kjung	*dkoŋ <sup>11</sup>
供 <small>居用切</small>	*kloŋs	*kjungs	*dkoŋs
群：共 <small>巢用切</small>	*gloŋs	*gjungs	*dgoŋs
曉：烘 <small>呼東切</small>	*qhlooŋ	*skung	*fikhoŋ
烘 <small>呼賣切</small>	*qhlooŋs	*skungs	*fikhoŋs
匣：烘 <small>戶公切</small>	*gooŋ <sup>10</sup>	*gung	*fiŋoŋ
巷 <small>胡絳切</small>	*grooŋ?	*N-grungx	*fiŋroŋ?

### 3. 彖聲系

彖聲系所包含的聲母比較簡單，只有見、曉、匣、來四組。屬於彖聲系的四組字如下：（頁 371）

見組：涿降絳古巷切、贛古送切

曉組：戇呼賣切

匣組：降絳彖降涿下江切、涿戶冬切、涿戶公切

來組：隆癘露力中切

<sup>10</sup> 按：\*gooŋ疑作\*glooŋ。

<sup>11</sup> 《群經音辨》：「上賦下曰共，九容切；下奉 upper 曰共，九用切。」共即供字，施事動詞，帶\*d-前綴。\*d-與\*g-是兩個互補的詞綴，前者出現在舌根聲母前面，而後者出現在舌尖聲母前面。

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來母不管一等字或三等字，在上古常常和見系諧聲。龔煌城（1990:40）認為這類來母字只是個單純的輔音聲母 r-，例如藍\*ram：監\*kram：檻\*gram，來母若帶有舌根聲母 g 則會與匣母二等的語音形式衝突，因此來母只能是單輔音 r-。不過十年後，龔煌城（2001:189）根據藏文的 a chung 構擬了一個 N-詞頭，並認為「它出現在濁聲母的前面，保存了複聲母\*gr-中的\*g-，使它免於脫落。」

關於藏文 a chung 的古代形式，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龔先生認為是某種鼻音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現代藏語三大方言都有當鼻冠音的讀法。不過，這種鼻冠音的讀法也有可能是後起的，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因此本文仍然保留傳統的看法，認為它是一個濁的喉擦音h-。但接受龔先生 N-詞頭「出現在濁聲母前面，保存了複聲母\*gr-中的\*g-，使它免於脫落」的說法，同時認為它可以使前面的牙音部位後移，而且弱化。

根據龔先生的說法，彖聲系就可以構擬為：

	鄭張尙芳	龔煌城	本文 <sup>12</sup>
見：降洿 <small>古巷切</small>	*kruuŋs	*krəŋgws	*kroŋs
贛 <small>古透切</small>	*klooms	*kungs	*koŋs
曉：戇 <small>呼貫切</small>	*qhlooms	*skungs	*fikhoŋs
匣：降洿 <small>下江切</small>	*gruuŋ	*N-grəŋgw	*fiŋroŋ
洿 <small>戶公切</small>	*glooŋ	*gung	*fiŋoŋ
洿 <small>戶冬切</small>	*gluuŋ	*gəŋgw	*fiŋuŋ
來：隆 <small>力中切</small>	*g·ruuŋ	*grəŋgw	*gruŋ

#### 4. 鼻聲系（附与字）

鼻聲系不含与字，但与和與同源，故將与歸入鼻聲系一起討論。鼻聲系共包括五種聲母：（頁 538，540）

<sup>12</sup> 反切下字巷、送、貢、江屬東部，冬、中屬冬部，故韻母的構擬稍作修改。

以組：昇與與夔旗璵歟譽嫺舉鸞<sub>以諸切</sub>、与與歟<sub>余呂切</sub>、與與譽譽鸞夔夔

歟<sub>羊澗切</sub>

邪組：嶼夔鯁<sub>徐呂切</sub>

見組：舉<sub>合許切</sub>、擲<sub>居許切</sub>

心組：夔<sub>相居切</sub>

溪組：擲<sub>丘言切</sub>

很明顯，以上五組聲母中，以母為大宗。以母在上古有一部分字是跟見系字諧聲的，這一類以母，鄭張尙芳認為來自小舌音，鄭張尙芳（2003:87）說：「有一部分諧聲跟云母或見系合口相同的字，比如『榮、營、穎、役、勻、捐、鷗』等，韻圖卻歸入喻四，而且反切上字也表明聲母是喻四。但諧聲表明它們上古跟云母是一類，原來應屬喻三才是。」

「注意這類字只在重紐三四等韻脂真質、支清昔、祭仙、宵韻中出現，這些韻都是前元音韻。」然而根據筆者的觀察，與見系諧聲的喻四不一定是合口，而且不一定是前元音韻，例如容、姜、衍、谷、鹽、遺、窯、豔、蠟、臣、與、羊、敷、罔等，雖然鄭張尙芳（2003:88）強調說：「重紐韻非合口的喻四字中也有少數從云母來的，如『窯、敷』等，諧聲異讀都只表現為見系。」但這種區分是否有必要？因為這部分喻四字本來就屬舌根音，沒必要再分出一小部分歸入小舌音。因此跟舌根音諧聲的昇聲系，本文認為應當這麼擬構：

	鄭張尙芳	龔煌城	本文
以：與夔 <sub>以諸切</sub>	*la	*glag	*gja
與 <sub>余呂切</sub>	*laʔ	*glagx	*gjaʔ
與 <sub>羊澗切</sub>	*las	*glags	*gjas
邪：夔 <sub>徐呂切</sub>	*ljaʔ	*gljagx	*sgjaʔ
見：舉 <sub>居許切</sub> （昇轉注字）	*klaʔ	*kjagx < *klagx	*kjaʔ
心：夔 <sub>相居切</sub>	*sla	*sjag	*skja

溪：擗丘言切

\*khlan

\*khjan

\*khjan<sup>13</sup>

## 5. 益聲系

屬於益聲系的聲母也很複雜，共有五種聲母，若以中古聲紐作區分，則包括了喉音、牙音和齒音。這五種聲母及所包含的字如下：（頁526-527）

影組：隘隘益烏懈切、縊於計切、縊蟻於賜切、揜於革切、益隘隘齧伊昔切

見組：蠲古玄切

疑組：鷓五歷切

以組：溢夷質切

船組：諡神至切

顯然，從益得聲的字還是以影母為主，但卻分出了見、疑、以、船四種聲母。根據上一節同族詞的討論，益既然構擬為 *fkjik*，以此為基礎，其他四種聲母就可以擬為：

	鄭張尙芳	龔煌城	本文 <sup>14</sup>
影：縊 <small>於計切</small>	*qreegs	*iks	*fkiks
縊 <small>於賜切</small>	*qlegs	*jiks	*fkjiks
益 <small>隘隘齧伊昔切</small>	*qleg	*jik	*fkjik
見：蠲 <small>古玄切</small> <sup>15</sup>	*kwliin	*kwing	*kwij

<sup>13</sup> 「擗」，《說文》：「舉也，从手、舉。」《說文》未說「擗聲」，段玉裁注亦認為「从手、舉，會意。」《廣韻》「擗」下：「舉也。」與《說文》同。倘若「擗」從「舉」得聲，而字義又與「舉」同，那麼「擗」就是「與」詞族的一員，它的韻尾就不能只是沒有語法意義的音素。換言之，「擗」字的韻尾\*-n 很可能是一個構詞後綴。

<sup>14</sup> 「益、溢、鎰」是一組同族詞，詞根的語音形式必須相同，加上謚有伊昔、神至二讀，齧有伊昔、夷質二讀，如果把益聲系的主要元音分為 e、i 兩組，將會帶來解釋上的困難，因此本文主張益聲系只有 i 元音一種，它們都屬上古錫部字（蠲字除外）。

疑：鷓 <small>五歷切</small>	*ŋgleeg	*ngik	*ŋgik
以：溢 <small>滌質切</small>	*lig	*glik	*gjik
船：謚 <small>神至切</small>	*Gligs	*C-gljigs	*gljiks

## 6.公聲系（附谷聲系）

公聲系所包含的聲母最為複雜，總共有七種，這種複雜的現象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詞頭對聲母的影響，因為如果沒有詞頭的影響，我們便很難解釋為何從公得聲的字會分化為那麼多個聲母。以下是七種聲母及其所包含的字：

見組：袞古本切、公古紅切

影組：翁烏公切、翦烏孔切、瓮烏貢切

章組：忪職容切

清組：忪倉紅切、鬆七恭切

心組：鬆蘇弄切、鬆私宗切、崧息弓切、淞息恭切

邪組：淞祥容切、頌似用切

以組：容<sup>16</sup>餘封切

其實只要仔細觀察，便會發現這些從公得聲的字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它們有著層次上的語音差別。我們不妨先作一番整理，把這七組字的層次表現出來：

<sup>15</sup> 「躅」，段注《說文》說：「益聲在十六部，故躅之古音如圭。《韓詩》『吉圭為餽』，《毛詩》作『吉躅』。躅乃圭之段借字也。…音轉乃讀古懸切。」（頁 672）後面的以母「溢」、船母「謚」恐怕也經過如此的「音轉」演變。

<sup>16</sup> 《上古音系》將「容」字歸入谷聲系，但拙著〈論容字的構形及其演變〉（收入《中山人文學術論叢》第四輯，2000:259-267）指出容字在先秦各國文字都作「公」，只有秦系文字作容，可見「谷」是「公」的訛變。因此本文將容字歸入公聲系。

見組：公

└ 蚣古紅切 袞古本切

└ 袞古本切

影組：└ 瓮烏貢切

└ 翁

└ 蜈蚣烏公切、翁滂烏孔切

章組：└ 蚣職容切

心組：└ 崧息弓切、崧息恭切

邪組：└ 松祥容切、頌似用切

└ 淞祥容切

以組：└ 容餘封切

└ 溶餘封切、溶余隴切

這樣，公聲系就只剩下六種聲母。而在這六組字裡，屬於心母的字都在第三層，其中只有崧字收入《說文》。《說文》對崧字的解釋是：「崧，春黍也。已股鳴者。從虫，松聲。」段注：「《方言》曰：春黍謂之崧。」「崧、春黍皆雙聲。崧春、崧黍又疊韻。」崧字從松（邪母）得聲，而又稱作春黍（都屬書母），那麼它的聲母極有可能只是個單純的擦音，但不排除更早時期來自帶有舌根成分的聲母。因此公聲系的心母就可以構擬為\*s-<\*\*sk-。其它五組字都屬第二層，都是直接從公得聲字，因此它們的聲母必須和公字的聲母，也就是見母接近才行。綜合以上討論，公聲系不妨擬為：

	鄭張尙芳 <sup>17</sup>	龔煌城	本文
見：衮 <small>古本切</small>	*kluunʔ	*klunx	*kunʔ
公蚣 <small>古紅切</small>	*kloon	*klung	*koŋ
影：翁 <small>烏公切</small>	*qloon	*·lung	*fikonʔ
翁 <small>烏孔切</small>	*qloonʔ	*·lungx	*fikonʔ
瓮 <small>烏貢切</small>	*qloons	*·lungs	*fikonʔs
章：蚣 <small>職容切</small>	*kljoŋ	*kljung	*kljoŋ
清：忝 <small>倉紅切（忽俗體）</small>	shloŋ	*tshung	*tshoŋ < **skhloŋ
鬆 <small>七恭切</small>	skhloŋ	*tshjung	*tshjoŋ < **skljoŋ
心：崧 <small>息弓切（同嵩，見爾雅）</small>	*sqhluŋ	*sjung	*sjuŋ < **skjuŋ
崧 <small>息恭切</small>	*sqhloŋ	*sjung	*sjoŋ < **skjoŋ
鬆 <small>蘇弄切</small>	sqloŋs	*sungs	*soŋs < **skoŋs
鬆 <small>私宗切</small>	sqhluuŋ	*songw	*suŋ < **skuŋ
邪：松 <small>祥容切</small>	*sGloŋ	*sgjung	*sgjoŋ
頌 <small>似用切</small>	*sGloŋs	*sgjungs	*sgjoŋs
以：容頌 <small>餘封切</small>	*loŋ	*glung	*gjoŋ

必須一提的是，鄭張尙芳（2003:336）把容字歸入谷系字裡，並加注「說文古文從公，小徐作谷聲」，可見鄭張尙芳從小徐的說法，而捨棄許慎的舊說。其實容字從谷是後起的，這一點除了可以從戰國文字的演變看出來之外，還可以從後起的諧聲系列，也就是從谷得聲的字，作進一步的觀察：

以組：蝻羊朱切、裕羊戍切、欲浴鵠鉛鉛慾谷余蜀切、峪俞玉切

來組：谷盧谷切

見組：谷峪古祿切

匣組：峪胡谷切

邪組：俗似足切

<sup>17</sup> 鄭張尙芳把公系字的聲母擬為：見\*k-l-、影\*q-l-、章\*klj-、清\*skhl-、心\*sqhl-、邪\*sGl-、以\*l-，明顯是以l作為公聲系諧聲的條件。但本文指出，清組字是後起的，而鄭張尙芳卻構擬出早期的形式（\*shloŋ、\*skhloŋ），似乎並未考慮時代或層次的不同。

以上五組字的韻母，除了以母的「蟹」屬於侯部外，其它各組字（包括以組的其它字）全都屬於屋部。當然，侯、屋、東三部的差別僅在於韻尾，因此用通轉就可以解釋容和谷的語音關係。但是，為何從谷得聲的字只有容屬東部？而且從容得聲的溶鎔蓉俗裕搭塔塔等字都屬東部？因此本文認為，容字應該歸到公聲系去比較合理。

## 7. 父聲系、巴聲系

從巴得聲的「爸」是「父」的後起字，因此跟父聲系併在一起討論。從父得聲的字非常整齊，只有唇音一組，而且都是上古魚部字，中古以後都變為輕唇。從巴得聲的字也一樣，都是唇音，不同的是，巴系字屬重唇而父系字屬輕唇。它們各自分為非、奉兩組和幫、滂、並三組，並無重疊，不妨一併排列如下：

非組：父方矩切

奉組：滂釜父扶雨切

幫組：巴芭芭伯加切、疤邦加切\*、把博下切、爸必駕切

滂組：葩普巴切、杷普駕切

並組：琶蒲巴切、杷傍下切、耙白駕切、杷傍卦切、爸捕可切

中古輕唇音產生的條件一直是學界熱烈討論的焦點，至今還沒有一致的看法。金理新（2000:175）指出，「作為最普通的親屬稱謂，父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語言都相同的讀音——\*ba、\*pa 等之類的音。現代漢語以及現代漢語的方言，『父親』一詞也大抵讀為 pa、papa 或 a-pa 等等，中古漢語『捕可切』也音 pa。」「同源語言以及非同源語言『父』帶前附加音 a-的是極其常見的，如藏語父為 a-pa、錯那門巴 a-pa、緬語 a-phe、浪速語 a-pho、達讓登語 a-ba、博嘎爾洛巴 a-bo、載瓦語 a-va、波拉 a-va、怒蘇語 a-ba、拉祜語 a-pa、納西語 a-ba、土家語 a-pa、基諾語 a-pu 等。

可見，就父這一語詞在語言中可能的讀音，最合理的前綴應該是\*a-。濁輔音f前綴在發音過程中，容易粘附元音 a，即fia」，「因而，要是把上古漢語的父擬為\*f-ba 顯然是符合『父親』一詞在上古漢語中的讀音實際的。」金理新認為輕唇音來自於上古f-詞頭對重唇音的影響，這個說法非常合理。如此，則父聲系的聲母可擬為：非\*f<sub>h</sub>p-、奉\*f<sub>h</sub>b-；巴聲系的聲母則擬為：幫\*p-、滂\*ph-、並\*b-。

	鄭張尚芳	龔煌城	本文
非：父 <small>方矩切</small>	*paʔ	*pjagx	*fipaʔ
奉：父蚊 <small>扶兩切</small>	*baʔ	*bjagx	*fibaʔ
幫：巴鈹 <small>伯加切</small>	*praa	*prag	*pra
把 <small>博下切</small>	*praaʔ	*pragx	*praʔ
靶 <small>必駕切</small>	*praas	*prags	*pras
滂：鈹 <small>普巴切</small>	*phraa	*phrag	*phra
杷 <small>普駕切</small>	*phraas	*phrags	*phras
並：杷 <small>蒲巴切</small>	*braa	*brag	*bra
杷 <small>白駕切</small>	*braas	*brags	*bras

## 8.參聲系

屬於三聲系的字只有三、忒兩字，但忒是三的古文，因此三聲系實際上並不存在。這裡將三、忒歸入參聲系討論。屬於參聲系的字可以分為下面五組：（頁 283, 453）

精組：參作含切、參作紺切

清組：參會含切、慘七感切、參七紺切、黠會敢切

心組：三蘇甘切、三蘇暫切、參蘇含切、參桑感切、參蘇甘切

初組：參楚簪切、參初朕切

生組：參所咸切、參所斬切、參所銜切、參所今切、參蘇錦切、參所禁切、

參所鳩切、參山幽切

這五組字的聲母非常整齊，都屬於中古的齒音聲母；至於古韻，則都在

上古的侵部。值得注意的是，有幾個後起字的聲母仍然讀作齒音，並沒有喉、牙、舌、唇等的讀法，可見參聲系的聲母發展過程非當有規律。那麼，以詞族作為基礎，加上諧聲系列的觀察，參聲系就可以構擬為：

	鄭張尚芳	龔煌城	本文
精：參	作舍切	*ʔsluum	*tsuəm
	作紺切	*ʔsluums	*tsuəms
清：參	會舍切	*shluum	*N-səəm
	七感切	*shluumʔ	*N-səəmX
	七紺切	*shluums	*N-səəms
	會敢切	*shloomʔ	*N-səəmX
心：三	三式蘇甘切	*soom < suum	*N-səəm
	三蘇暫切	*sooms < suums	*N-səəms
	參蓼蘇含切	*sluum	*səəm
	參桑感切	*sluumʔ	*səəmX
	參蘇甘切	*sloom <sup>18</sup>	*səəm
	參蓼楚暫切	*shrum	*N-srjəəm
	參初朕切	*shrumʔ	*N-srjəəmX
生：摻	所咸切	*sruum	*srəəm
	所斬切	*sruumʔ	*srəəmX
	所銜切	*sroom	*srəəm
	參蓼蓼所今切	*srum	*srjəəm
	參鍊錦切	*srumʔ	*srjəəmX
	所禁切	*srums	*srjəəms
	所鳩切	*sru	*srjəəgw
	參山齒切	*srūu	*srjəəgw

## 9. 田聲系、陳聲系

田、陳二字在上古常常互用，而且這兩個聲系非常簡單，因此併在一起討論。田聲系和陳聲系都只有一組字，它們各自屬於定母和澄母：

(頁 288, 479)

<sup>18</sup> 三和參的中古音都是蘇甘切，當屬同音，但鄭張尚芳卻把前者擬作\*soom，後者擬作\*sloom，這或許是因為藏文的三作\*gsuṃ，並無 l 成分之故。

定組：田佃徒年切、畋甸堂練切

澄組：陳陳直珍切、陳陳直刀切

這兩組字非常單純，不雜任何聲母，因此提高了構擬上的容易度。根據上一節同族詞的討論，這兩組同源詞族可以擬為：

	鄭張尙芳	龔煌城	本文 <sup>19</sup>
定：田佃 <small>徒年切</small>	*l'iiŋ	*din	*din
佃 <small>堂練切</small>	*l'iiŋs	*dins	*dins
澄：陳陳 <small>直珍切</small> （古文陳）	*l'ij	*rdjin	*rdin
陳 <small>直刀切</small> （同陳）	*l'ijns	*rdjins	*rdins

## 五、上古詞綴的形態功能

研究上古漢語的詞頭，除了根據語料構擬出原始形式外，還必須說出所構擬出的詞頭具有什麼樣的功能，否則也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另外再提出一個不大一樣的系統而已，雖然這個系統也能解釋上古音中的一般問題。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 Sagart (1999)、吳安其 (2002)、金理新 (2006) 取得較完整的成果，其餘學者幾乎都只有零星的討論。道理很簡單，既然詞綴的形態已是上古的殘留，而聲調的轉化來自更早的遺跡，那麼明確的得出上古有那些詞綴，這些詞綴各有什麼功能？自然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目前我們只能從零星的材料找到蛛絲馬跡，指出這些詞綴可能有過什麼樣的功能而已。

首先，比較明確的是 s-前綴，討論的學者也比較多，例如 Bodman (1973) 梅祖麟 (1986)、鄭張尙芳 (1990)、龔煌城 (2000) 等。早在 1896 年，康拉第 (A. Conrady) 就已指出 s-前綴在藏語中有使動和名謂化的功能。<sup>20</sup>上古漢語的 s-前綴也有這個功能。例如本文提到的：

<sup>19</sup> 鄭張尙芳將上古真部一分為二，一歸 in，一歸 ij；這裡暫依傳統舊說，不作區分。

<sup>20</sup> 詳見 Conrady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 Bildung und ihr

容 \*gjoŋ : 儀容  
頌 \*gjoŋ : 儀容  
\*sgjoŋ : 歌頌+儀容

「容」是名詞，字本作「頌」，義為儀容；「頌」\*gjoŋ加了 s-前綴後便轉為動詞\*sgjoŋ，義為頌容；這是名謂化（名詞變動詞）的功能。

「\*gjoŋ : \*sgjoŋ」是語音形式，而「容／頌：頌」則是文字形式。只看到文字形式而無法深入語音形式，將無法窺探上古漢語的詞綴形態，更不用說進一步分析上古詞綴的語法功能了。

其次，f-前綴也是動詞詞頭。龔煌城（2000:175）根據藏語的前置輔音f（龔先生標作 N-）提出了 N-詞頭的假設，藏語的f-有表示現在式及自動詞的功能，上古漢語的f-前綴也有，試觀察上文所建立的參詞族：

三\*sum : 數目+三  
參\*srum : 宿星+三  
驂\*fsum : 駕馬+三  
慘\*sum : 牛歲+三

「驂」\*fsum（駕三馬）正好是動詞，而且是自動詞，其它成員「參、驂、慘」則為名詞或數詞。可見這個f-前綴有能使名詞或數詞轉化為自動詞的功能。關於這一點，還可以跟古藏語作比較：古藏語的「三」gsum，詞根聲母也是 s-；不同的是，古藏語的「三」帶有數詞前綴 g-，上古漢語則沒有。

第三、除了自動詞外，還有可以將自動詞轉為他動詞的前綴 r-。龔煌城（2000:170）提出 r-詞頭的假設，認為這個詞頭可以將自動詞轉為

---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896。

他動詞，例如：

至\**tjits*：致\*r-*tjits*（使動式）

出\**thjət*：黜\*r-*thjət*（使動式）

不過金理新（2006:184-185）卻發現，「上古漢語的趨向動詞往往有一個同根動詞存在，而這一同根動詞卻是一個受事賓語的及物動詞。它們彼此之間的語音差別僅在於\*g-前綴和\*r-前綴的不同。趨向動詞帶\*g-前綴而同根動詞帶\*r-前綴。」金理新同樣舉「至：致」、「出：黜」為例，認為「至」\**g-tid-s* 到也是一個主體能作的不及物動詞，因而是一個施事動詞，而「致」\**r-tid-s* 至也則是一個明確受事對象的及物動詞，因而是受事動詞；「出」\**g-thud* 自內而外的主體是一個施事者而「黜」\**r-thud* 貶下的主體則是一個受事者，兩者是施事動詞和受事動詞的關係。這樣看來，\**r-*應是一個受事動詞而非致使動詞的標記。

不僅如此，*r-*詞頭還有將名詞轉為動詞（他動詞）的功能，例如田詞族：

田 \**din*：陳列+田地（稻穀+處所）

隰\**rdin*：陳列

\**rdins*：陳列+軍陣

陳\**rdin*：陳列

陣\**rdins*：陳列+軍陣

「田」\**din* 為名詞，加上 *r-*前綴後轉為他動詞「隰」\**rdin*。另外有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陳」\**rdin* 為他動詞，但「陣」\**rdins* 卻是名詞，似乎

-s 也是一個構詞詞綴。<sup>21</sup>

上古漢語的詞綴功能有時候並不是那麼明顯，有些情況甚至很難說明它的功能是什麼？例如酉詞族：

酉\*juʔ < \*gjuʔ < \*\*gluʔ       ： 容器+酒（亦為古文「酒」字）

酒\*tsjuʔ < \*s-tsjuʔ < \*\*skluʔ   ： 水+酒

酋\*dzjuʔ < \*s-dzjuʔ < \*\*sgluʔ   ： 久釀+酒

「酉」\*gluʔ（酒器或水酒）加上 s-前綴之後轉為「酋」\*sgluʔ（陳酒），兩者都是名詞，那麼 s-前綴在這裡起了什麼樣的功能呢？是名詞甲轉化為名詞乙的功能？還是表示某動作的完成體？（久釀→陳酒）又或者是另外一種情況：「酒」的原始語音形式應是\*skluʔ，由清濁交替派生出「酋」\*sgluʔ，表示陳酒，而去掉 s-前綴則表示酒器？當然，還有最壞的可能，那就是構擬形式本身有誤，導致無法圓滿解決問題……

## 六、結語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研究上古音必須先注意方法的應用與材料的選取，方法務嚴，材料務實，得出的結果才比較可靠，才能更讓人信服。本文使用詞族的方式，先建立九組同族詞，再從這九組同族詞觀察它們的語音形式，進而構擬出它們的上古音值。

接著，本文分析了這九組同族詞的諧聲系列，從立體層次的角度討論了它們的聲母，並主張後起形聲字的聲母不一定跟原始聲符相同，因為它們只是同族字而非同族詞，語音形式只需接近即可，而不必相同。

最後，本文還討論了詞綴（主要是前綴）的語法功能，並認為上古

---

<sup>21</sup> 金理新(2006:310-321)把-s列為構詞後綴，並認為其中一項語法功能為動轉化(動詞轉為名詞)，值得參考。

漢語帶有 s-、f-、r-等前綴是可信的，這一點從詞族和諧聲系列的觀察可以得知。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上古詞綴的研究還很有限，想要取得豐碩的成果，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本文初稿曾以〈從幾組同族詞看上古聲母的擬音〉為題目，於 2007 年 7 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主辦之「第十屆國際暨第二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由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陳梅香教授講評，特此致謝。）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

- 〔宋〕陳彭年、丘雍：《新校宋本廣韻》，張氏重刊澤存堂藏版，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增修 1 版 1 刷。

### (二)近人論著：

- 王 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初版，1999 第 5 刷。
- 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
-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九，1962 初版，1994.4 景印 2 版。
- 周祖謨：〈四聲別義釋例〉，《輔仁學志》13 卷 1、2 合期，1946；收入《問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81-119。
- 竺家寧：《古漢語複聲母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
- 金理新：《上古漢語形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6。
- 姚榮松：《古代漢語詞源研究論衡》，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 徐通鏘：《語言論》，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耿振生：《20 世紀漢語音韻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張 博：《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6，1980；收入《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306-339。
- 梅祖麟：〈上古漢語\*s-前綴的構詞功能〉，《第二屆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86，頁 23-32。
- 陳新雄：《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 潘悟雲：〈諧聲現象的重新解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4，1987，頁 57-66。
-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鄭張尙芳：〈上古音構擬小議〉，《語言學論叢》14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 36-49。
- 鄭張尙芳：〈上古漢語的 S-頭〉，《溫州師範學院學報》4，1990，頁 10-20。
- 鄭張尙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1990.3:1-18；收入《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2002，頁 31-47。
- 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2:39-62，2000；收入《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2002，頁 161-182。
- 龔煌城：〈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台大文史哲學報》54:1-36，2001；收入《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2002，頁 183-211。
- Bodman, Nicholas C. (包擬古) “Some Chinese Reflexes of Sino-Tibetan S-Clus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3,1.3，中譯文〈反映在漢語裡的漢藏語 S-複聲母〉，竺家寧譯，收入《中國學術年刊》12，1991.4，頁 379-392。
- Pulleyblank, E.G. (蒲立本)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1962,9；中譯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潘悟雲、徐文堪譯，北京：中華書局，1999。
- Sagart, L. (沙加爾) *The Root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1999；中譯本《上古漢語詞根》，龔群虎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25. Schussler, A. (薛斯勒) *Affixes in Proto-Chinese*,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Wiesbaden, 1976.

##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Initials -- From the Viewpoint of Word Family

**Hew, Yuen-Suey**

(Received March 15, 2010 ; Accepted October 25, 2010)

###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 is the process of truth-seeking, in which the rigorousness of methodology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In recent years,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Sino-Tibetan comparison. However, there are no acknowledged criteria of the selection of cognates. The present dissertation supposes that xiesheng (諧聲) characters and family words (同族詞), as basic material for Old Chinese phonology, should not only be attached just importance to but also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in methodology, although a breakthrough has been made in Sino-Tibetan comparis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dopts “word family” to observe the initial consonants in Old Chinese, and then takes “xiesheng series” as collateral evidence to propose new think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in Old Chinese.

**Keywords:** word family, reconstruction, Old Chinese, family words, xiesheng series